

苏联
暗黑时代
三部曲



THE
SECRET
SPEECH



Tom Rob Smith

[英]

汤姆·罗伯·史密斯◎著

蔡中恒◎译

秘密演讲

再现苏联因一篇秘密演讲引发的动荡与波澜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SECRET SPEECH

Tom Rob Smith

[英]

汤姆·罗伯·史密斯◎著

蔡中恒◎译

秘密演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演讲 / (英) 汤姆·罗伯·史密斯 (Smith, T. R.) 著;
蔡中恒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498-1

I. ①秘… II. ①史…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940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417号

THE SECRET SPEECH

Copyright © 2009 by Tom Rob Smi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

秘密演讲

作 者: (英) 汤姆·罗伯·史密斯 (Tom Rob Smith)

译 者: 蔡中恒

责任编辑: 刘 佳

特约策划: 张应娜

特约编辑: 王秀荣

版权编辑: 李彩萍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08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399-5498-1

定 价: 32.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目录

秘密演讲
The Secret speech

苏联莫斯科 / 001

七年后 / 017

莫斯科 / 018

三周后 / 093

苏联西太平洋领海，鄂霍茨克海，老布尔什维克号监狱船 / 094

莫斯科以北十千米 / 115

太平洋海岸科力马地区马加丹港，老布尔什维克号监狱船 / 122

莫斯科 / 126

科力马，马加丹港以北五十千米，第57号古格拉以南七千米 / 134

科力马，马加丹港以北三十千米，第57号古拉格以南十七千米 / 147

莫斯科 / 154

科力马，第57号古拉格 / 161

科力马，第57号古拉格 / 181

莫斯科 / 189

科力马，第57号古拉格 / 195

莫斯科 / 210

六个月后 / 221

莫斯科 / 222

莫斯科以西二十千米，昆采沃区，布利扎亚近郊别墅 / 235

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匈牙利布达佩斯 / 240

苏联盟国匈牙利的边境小镇，伯瑞格扎茨 / 249

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匈牙利布达佩斯 / 252

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匈牙利布达佩斯布达山 / 262

两周后 / 301

苏联莫斯科 / 302

苏联莫斯科

1949年6月31日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他炸毁了卡拉赫的大桥，用黄色炸药装填了数家工厂，将其炸成瓦砾。他还点火焚烧无力防守的炼油厂，燃油形成的火柱冲天而起，将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有可能被纳粹德军征用的一切，他都要赶紧摧毁。他的同胞为家乡的惨状而潸然泪下，但他却带着可怕的满足感来审视这片荒野。敌人只会得到一片荒地、焦土和尘烟笼罩的天空。他使用身边的任意材料进行即兴破坏——诸如坦克外壳、玻璃瓶、从翻转过来的废弃军用汽车上吸出的汽油——进而获得了“值得国家信赖的男人”的称号。他从不慌张，无论是在极寒的冬夜里，还是在齐腰深的湍急河流中，他在极端环境下工作从不出差错，总在战斗第一线。对他这种阅历丰富、气度非凡的人来说，今天的工作只是例行公事罢了。不用慌张，头上也没有呼啸而过的子弹。不过他的双手，在业内被誉为磐石的双手，此刻却在颤抖。滴滴汗珠滚进他的眼睛里，逼得他用衬衫衣角轻轻擦去。他觉得不舒服，觉得自己回到了新手时期，叶卡布斯·杜瓦金——这位五十岁的战争英雄，仿佛第一次执行炸毁教堂的任务。

还有一处要放炸药，就是他正前方的至圣所，原本放着圣坛的地方。主教的御座、圣像、烛台——所有东西都搬走了，就连墙上的金叶子也被刮了下来。教堂现在空无一物，只有埋在地基下、捆在柱子上的黄色炸药。教堂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一片宽广而令人敬畏的空间。中间的圆顶镶嵌了彩色玻璃，宛如王冠一般高高在上，充沛的阳光射入，仿佛圆顶就是天空的一部分。叶卡布

斯仰起头，张开嘴，对头上五十米高处的圆顶赞叹不已。从高处的窗户射入的一束束阳光，照亮了即将被炸毁成无数油漆碎片的壁画。离叶卡布斯坐着不远的地方，阳光遍布光滑的石砖地，仿佛一只张开的金色手掌在努力触摸叶卡布斯。

叶卡布斯喃喃自语：

——这儿不存在上帝。

他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更洪亮，在穹顶内回荡。

——这儿不存在上帝！

现在是夏天，所以这里光线明亮。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不是神明的旨意，光亮没有任何意义。叶卡布斯想得太多了，这才是问题所在。他不信上帝。他试着回忆起国家批判宗教的言论：

宗教存在于自私的年代。

而上帝大公无私。

这栋建筑并不神圣，也不受神佑。叶卡布斯应当只将其看成石头、玻璃和木料——长一百米，宽六十米。教堂这座古旧建筑不事生产，起不到实实在在的作用，是由早已不存在的社会为了过时的理由而建造起来的。

叶卡布斯往后挪了挪，用手摸过清凉的石板，这些石板被成千上万的做礼拜的拜神者的脚踩过，几百年来持续不断，变得光滑。一想到马上要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仿佛就真有什么堵住了叶卡布斯的喉咙。这种感觉一闪而过，叶卡布斯觉得自己累了，也够了。通常这种规模的爆破行动都有一个小组来协助他，工作可以一起分担。但这一次叶卡布斯只让他手下的人负责外围——没必要划分责任，没必要让其他的同事卷入其中。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思路清晰，不是所有人都在脑子里摒弃了宗教情感。叶卡布斯不想让别人带着矛盾的心情在他身边工作。

五天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叶卡布斯安放好了所有炸药包——巧妙地确保爆炸的时候能让教堂从内部坍塌，圆顶干净利落地垂直下落。这次爆破一点儿也不混乱，准备工作井然有序，叶卡布斯的手艺也炉火纯青，他一直为他的

这项绝活而自豪。教堂在他眼中就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挑战，不涉及道德拷问，只是智力上的考验。这座教堂有一座钟楼和五个镀金圆顶，最大的圆顶架在礼拜堂上面，足有八十米高。今天精心安排的爆破行动一成功，就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完美句号。完成这次行动后，他就可以提前退休。有人甚至说他会获得列宁勋章，因为他做了一件别人都不想做的事情。

叶卡布斯摇摇头，他不该在这儿，不该做这种事情。他应该装病，应该逼着别人来安放最后的炸药。这不是英雄该做的工作。照迷信的说法，做这种事可能会招致诅咒，但如果不做，就会给他带来大得多也现实得多的危险。叶卡布斯有家人要保护——妻子和女儿——他非常爱她们。

圣索菲亚大教堂围墙外一百米的地方拉了警戒线，拉扎尔就被挡在警戒线外。他站在人群中，脸上肃穆的神情与四周的激动喧闹形成鲜明对比。拉扎尔觉得周围的人像是来围观公开处决死刑的，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想看看这种大场面，打发时间而已。这里有种狂欢的气氛，人们的谈话中流露出期盼的气息。孩子们坐在爸爸的肩上，上下摇摆，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稀奇的景象。教堂满足不了他们，教堂的崩塌才能满足他们的娱乐心理。

路障前面专门架了一块平台，一队拍电影的人在上面忙着安放三脚架和摄影机，在平台上可以站得更高一点儿。他们在讨论从哪个角度能更好地拍摄下爆破过程，尤其要确保把五个圆顶都拍进来。他们也在认真讨论圆顶的木料会在空中互相碰撞的时候粉碎，还是要等到落地的时候才粉碎。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这要取决于专家在里面安放炸药的手艺。

拉扎尔期盼人群中会有为此黯然神伤的人。他左顾右盼，搜寻志同道合的人——远处有对夫妇没出声，脸上没有什么血色；一位老妇人站在后面，一只手揣在口袋里，像是藏了什么东西，也许是十字架吧。拉扎尔想把这群人分开，把哀悼者和狂欢者分开。这座存在了三百年的老教堂即将消失，拉扎尔想和能够领会教堂价值的人站在一起。这座教堂依照高尔基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设计和命名，在内战和世界大战中都幸免于难，近年来因轰炸而造成的损坏应当是保护的理 由，而不是摧毁的借口。拉扎尔轻蔑地读着《真理报》上声明“教堂结构不稳定”的文章。这种声明只不过是借口，只是用大堆错误的逻辑

——给我五分钟。

之后，叶卡布斯的朋友就走了，留下他一个人。

叶卡布斯模仿拜神者的样子跪下，身上流着汗水，手指滑滑的。他擦擦脸，但没什么效果，衬衫湿透了，无法吸收更多汗水。搞定工作！然后他就再也不用工作了。明天他就可以带着小女儿在河边散步，给她买东西，看着她笑逐颜开的模样。到了下周末，叶卡布斯就会忘掉这座教堂，忘掉五个镀金圆顶，忘掉冰冷的石砖地带来的感触。

搞定工作！

叶卡布斯抓住雷管，蹲下身子去拿炸药包。

彩色玻璃被炸飞了，所有窗户一起爆裂，空中充斥着五颜六色的碎片。教堂坚固的后墙化为一片尘烟，参差不齐的石块在空中画出弧线，然后砸到地上，压坏草地，朝着人群滚去。脆弱的栅栏无法提供任何保护，砰的一声就被石块砸开了。拉扎尔左右的人都倒了下去，他们的腿被石块砸中了。那些坐在爸爸肩上的小孩儿现在捂着脸，他们的脸被呼啸而过的石块和玻璃碴给划伤了。人群仿佛变为一个整体，整齐划一地后退、蜷缩、躲藏在彼此身后，害怕更多碎片砸到他们身上。没人会料到发生这种事，好多人还不知道爆炸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摄影机还没有调试完毕，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爆炸半径内，人们低估了半径，或者说人们误判了爆炸的威力。

拉扎尔站在那里，耳朵嗡嗡作响。他盯着空中冒起的尘烟，等待尘埃落定的时刻。烟雾变淡，人们看到教堂的墙上有了一个大洞：一个人宽、两个人高。仿佛一个巨人不小心用靴尖把教堂踢了个大洞，然后又充满歉意地把脚缩回，让教堂的其余部分得以幸存。拉扎尔抬头看着镀金圆顶，他周围的每个人都这么看着，大家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这些圆顶会倒吗？

拉扎尔不用看也知道，摄制组正在争先恐后地让摄影机运转。他们擦去镜头上的灰尘，连三脚架都不用了，拼命去捕捉这段镜头。如果他们把教堂崩塌的镜头漏掉了的话，不管怎么开脱，他们都有可能小命不保。尽管现场很危

险，但他们没人跑开，还是牢牢地钉在原地，连稍稍倾斜或是小小颠簸这种最轻微的变动都不放过，仿佛连伤者的呻吟都被消声了。

那五个圆顶没有倒塌，似乎对身下卑微混乱的世界漠不关心。教堂依然矗立，它赢了那些流血、受伤、哭泣的人群。正如此前天空变得烟尘弥散一样，拉扎尔肯定地感觉到气氛变了。疑问浮出水面，是否有突如其来的爆炸插了进来，阻止了这次犯罪？围观的人群开始散去，先是几个人慢慢离开，剩下的人也如此效仿，越来越多的人急匆匆地走了，没人想再看热闹。拉扎尔忍住笑意：这群人作鸟兽散，而教堂幸存了下来！他把视线转向那对夫妇，想和他们一起分享此刻。

站在拉扎尔正后方的男人和他靠得非常近，几乎要贴到他身上了。拉扎尔没注意到这人什么时候来的，这人面带笑容，眼神却很冷峻。他没穿制服，也没出示证件，但他无疑是国家安全部的人，秘密警察，MGB¹的特工——得出这种推论，不是因为他外表上展露出来的东西，而是因为他外表上缺失的东西。左右都是受伤的人，但是这个男人对他们没有兴趣，他一直站在人群中监视人们的反应。拉扎尔露馅了：本该高兴的时刻，他露出了伤心的表情；本该伤心的时刻，他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那男人带着淡淡的笑容开口说话，冰冷的视线一直没有从拉扎尔身上挪开。

——小小的挫折而已，一起意外，很容易就能解决。你应该留下来：也许今天还会爆破。你想留下来，不是吗？你想看到教堂倒塌吗？这会相当壮观啊。

——是的。

拉扎尔谨慎地回答道。这也是事实，他的确想留下来，但是他不想看到教堂倒塌，当然他不会这么说。那男人继续说道：

——这儿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游泳池之一。孩子们能健康成长。我们的孩子能有健康的身体，这是件好事。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最平常的问题，但也是最令人恐惧的问题。

——我叫拉扎尔。

——做什么的？

① 苏联国家安全部。

撕去闲聊的伪装，谈话变成了公开审讯。是卑躬屈膝还是头破血流，是见机行事还是坚持信念——拉扎尔必须做出选择。他的确有的选，因为他不像他的其他教友一样，一眼就能看出身份来。拉扎尔没有必要承认他是一名神父。东正教圣议会的前检察官弗拉基米尔·李沃夫就曾主张，神父不必在穿着上和普通人区分开——就是说他们可以脱去法衣，剪短头发，和普通人在穿着上一致。拉扎尔也赞成这种主张，所以他的胡须被修剪过，穿着也很普通，这样就可以对特工撒谎。拉扎尔可以不承认自己的职业，期望撒谎能够保护自己。他可以说自己在一家鞋厂工作，或者自己是个做家具的木匠——反正不说真话。特工正在等着他回答。

同一天

在他们刚认识的那几周时间里，阿尼西娅并没想太多。马克西姆只有二十四岁，是莫斯科神学院的研究生。神学院1918年停办过，最近又作为宗教机构复兴的一个项目而重新办学。阿尼西娅比马克西姆大六岁，已经结婚了。在马克西姆心目中，她是难以得手的尤物。阿尼西娅认为马克西姆没有什么性经验，害羞，时常自省。他从没参加过教堂之外的社交活动，也没有什么朋友和家人——甚至都不在莫斯科住。他逐渐迷恋上阿尼西娅，没什么好吃的。阿尼西娅容许马克西姆的视线在她身上流连忘返，也许阿尼西娅也因为他的凝视而欣喜，但是她绝没有鼓励马克西姆的意思。马克西姆误会了她的默不作声，认定阿尼西娅允许自己追求她。就因为这个，所以马克西姆有足够的自信抓着阿尼西娅的手说道：

——离开他。和我一起生活。

阿尼西娅一直确信马克西姆没有勇气来做两人一起私奔这类幼稚的白日梦。不过阿尼西娅错了。

马克西姆高调地选择了她丈夫的教堂来越过从个人幻想到公开追求的界限。绘有使徒、恶魔、先知和天使的壁画在朦胧的壁龛上裁定两人的禁忌之举。马克西姆抛弃了一切，他肯定会被逐出宗教团体，再无赎罪的希望。马克西姆的恳求真实而诚恳，可惜他判断错误，阿尼西娅觉得可笑到了极点，并选

择了最为错误的一种回复方式：令人吃惊地扑哧一笑。

马克西姆还来不及说话，沉重的橡木门就猛地关上了。阿尼西娅吓了一跳，转身看到了她丈夫拉扎尔正匆忙朝他们走来，步伐快到了极点。这种举动只能让阿尼西娅认为拉扎尔误解了现在的情景，以为他抓住了妻子不贞的证据。阿尼西娅推开马克西姆，但这种突然的举动只加重了自己的罪恶感。不过拉扎尔走近的时候，阿尼西娅意识到和她结婚十年的丈夫其实是被其他事情所困扰。拉扎尔屏住呼吸，抓住阿尼西娅的双手——在几秒钟之前被马克西姆抓着的双手。

——我在人群中被认出来了。一个特工问讯了我。

拉扎尔说得很快，声音在颤抖，事情的紧迫性让阿尼西娅把马克西姆的提议抛到一边。她问道：

——你被跟踪没有？

拉扎尔点点头。

——我藏在了娜塔莎·纽瑞娜的公寓里。

——然后呢？

——特工还在外面，我只能从后门溜出来。

——他们会逮捕娜塔莎，然后审问她吗？

拉扎尔捧起阿尼西娅的双手，贴在自己脸上。

——我害怕。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不该去找她的。

阿尼西娅抱住拉扎尔的双肩。

——如果他们必须逮捕娜塔莎才能找到我们的话，那我们还有点儿时间。

拉扎尔摇摇头。

——我对特工说了我的名字。

阿尼西娅明白了，拉扎尔不想撒谎。他不想和自己的信念妥协，不会为她妥协，也不会为其他任何一人。信念重于他们的生命，拉扎尔本不该去看教堂-爆破的：阿尼西娅提醒过他，冒这种险没有必要。人群肯定会被监视，而拉扎尔会成为显眼的围观者。拉扎尔没在意她的话，他的一贯作风都是说要考虑阿尼西娅的话，但是从不放在心上。难道阿尼西娅没有恳求他不要疏远那些教会权威人士吗？以他们的地位，他们足以同时与国家和教会为敌吗？但是拉扎

姆的经文知识和哲学观念上的不足。拉扎尔很高兴马克西姆做出了留下的决定，并认定马克西姆留下来是受他影响。阿尼西娅走近拉扎尔。

——我们不能让他冒生命危险。

——我们不能强迫他离开。

——拉扎尔，这场抗争和他无关。

这场抗争也和阿尼西娅无关。

——他自己做了决定，我尊重他的决定，你也必须尊重。

——这是愚蠢的决定！

拉扎尔将自己殉道者的形象强加给马克西姆，羞辱了自己的妻子，也让马克西姆身陷困境。拉扎尔吼道：

——够了！我们没时间了！你希望他平安无事，我也是。但如果马克西姆想留下，那就留下。

拉扎尔急忙朝石制的圣坛走去，慌慌张张地把圣坛清空。和他的教堂有关的所有人都有危险。拉扎尔能够为阿尼西娅或者马克西姆做的事情寥寥无几：因为他们和拉扎尔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对拉扎尔的教友来说，他们信赖拉扎尔，也曾经对拉扎尔吐露过自己的恐惧——对他们的名字保密，这是至关重要的。

圣坛被清空之后，拉扎尔抓住圣坛的一边。

——推！

马克西姆没什么好办法，只能顺从地用力推圣坛。粗糙的石头基底在石板上划过，缓缓移到一边，露出一个地窖。这是一间暗室，二十年前在教堂遭到最猛烈攻击的时候建造的。石板被移开，露出来的地面被仔细挖掘过，并用木头支撑防止下陷。这里挖掘出了一米深、两米宽的空间，里面有个金属箱子。拉扎尔俯下身子，马克西姆也跟着他一起抓住箱子的另一边，把箱子抬了起来，放在石板上准备打开。

阿尼西娅打开盖子。马克西姆蹲在她身边，抑制不住声音当中的惊讶。

——乐谱？

箱子里塞满了手写的乐谱。拉扎尔解释道：

——曲作者来这里做过礼拜，他是个年轻人，比你大不了多少，是莫斯科

音乐学院的学生。有一晚他过来找我们，说他马上要被逮捕，非常害怕，害怕他的作品会被毁掉。所以他把他写的曲子托付给我们，当中大部分作品都已被定罪为反苏维埃歌曲。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没处可去，没有家人和朋友可以信任，所以他来找我们。我们同意保管他一生创作的作品。很快他就消失了。

马克西姆注视着这些乐谱。

——这些曲子……好听吗？

——我们没有听人弹过，不敢给别人看或请人弹给我们听。这样做会有人怀疑的。

——你不知道这些曲子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吗？

——我不懂乐谱，我妻子也不懂。但是马克西姆，你没抓住重点。我答应帮忙，不是因为他谱写了优秀的作品。

——但是你冒了生命危险，如果这些东西毫无价值的话……

拉扎尔纠正了他的说法。

——我们不是保护这些纸，而是保护他们生存的权利。

拉扎尔的厚颜无耻让阿尼西娅非常生气。那个讨论中的年轻作曲者找的其实是她，而不是拉扎尔。她去求拉扎尔，说服他保管这些乐谱。但是在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拉扎尔对他的怀疑、焦虑闭口不提——还把阿尼西娅弱化到了普通支持者的位置。阿尼西娅想知道拉扎尔是不是意识到了他在编造历史，也许他只是不自觉地想突出自己的重要性，重新构造出以他为中心的故事。

拉扎尔拿起整叠没装订的乐谱，一共大约两百页。乐谱中也夹了一些有关教堂事务的文件，还夹了藏起来的圣像正品，教堂里用的是复制品。拉扎尔迅速把乐谱分成三份，检查了一下，确保一首曲子的乐谱不会被分开。他的计划是把这些乐谱分成差不多的三份偷偷带出去，一分为三之后，多多少少也能把这些乐谱的一部分保存下来。难点在于分别找到三处藏匿乐谱的地方，这需要三个人在他们没有见过作曲者、没有听过这些曲子的情况下，准备为纸上的音符牺牲生命。拉扎尔知道他教区里的很多人愿意帮忙，但很多人也有可能处在某种监视下，所以就这个任务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苏维埃的完美公民，这人的

公寓从不被搜查。可是，就算这样的人存在，他也不会帮助他们。阿尼西娅提出一系列建议。

——马特尔米安·瑟尔佐夫。

——他太多嘴了。

——阿迪木·纳克耶夫。

——他会同意，保存这些乐谱，然后害怕，不知所措，最后把乐谱烧了。

——纽拉·娜塔莉娅。

——她会说“好”，但会因为这个要求而恨我们。她会吃不好睡不着。

最后只有两个名字是大家都赞同的。拉扎尔决定把其中一份乐谱藏在教堂，他把乐谱和圣像一起放回箱子里，然后把圣坛推回原位。因为拉扎尔最有可能被跟踪，所以阿尼西娅和马克西姆准备带着他们手上的乐谱去那两个地方，而且要分头离开。阿尼西娅准备好了。

——我先走。

马克西姆摇摇头。

——不。我先。

阿尼西娅忖度着他这样做的用意：如果马克西姆可以成功脱身，那么她也可以。

他们举起木制粗门闩，打开大门。阿尼西娅察觉到了马克西姆的犹豫，毫无疑问他害怕了，终于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困境。拉扎尔和他握手，马克西姆越过拉扎尔的肩膀看着阿尼西娅。握完手后，马克西姆朝阿尼西娅走去，阿尼西娅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看着他隐没在夜色中。

拉扎尔关上门，背着手锁上，重申了这项计划：

——我们等十分钟。

阿尼西娅和拉扎尔单独待在一起，她在教堂前面等待。拉扎尔也过来了。让阿尼西娅吃惊的是，拉扎尔没有祈祷，而是握住了她的手。

十分钟过去了，他们朝大门走去。拉扎尔把门闩移开。这些乐谱装在一个旅行袋里，挂在她肩上。阿尼西娅走出门，他们已说了再见。她转身沉默地看着拉扎尔关上她身后的门，听到门闩归位的声音。阿尼西娅朝街上走去，一边

留意着窗户上的面孔和阴影里的移动。突然有一只手抓住了她的手腕，阿尼西娅吃惊地转身。

——马克西姆？

他在这儿做什么？他把乐谱带到哪儿去了？教堂后面传来一个声音，尖厉而急躁：

——里奥？

阿尼西娅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人——MGB的特工。他身后还有很多人，像聚在一起的蟑螂。阿尼西娅的疑问消失了，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人喊出来的名字上面：里奥。只需要这么一个词，谎言的结就解开了。怪不得他在莫斯科没有家人和朋友，怪不得他和拉扎尔一起做日课的时候那么安静，怪不得他对经文哲学等知识一无所知，怪不得他想先离开教堂——不是为了保护她，而是为了让监视的人提高警惕，准备逮捕他们。他是契卡干部，秘密警察。他在玩弄阿尼西娅和她的丈夫，渗透到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从他们身上，还从和他们有共鸣的人身上收集尽可能多的情报，以此来打击教堂内部残余的反抗者。引诱阿尼西娅也是他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他们把阿尼西娅归类为弱者，认为她容易上当，所以就指示这个英俊的特工改头换面，变成马克西姆来操纵她？

他说得很慢，语调亲热，仿佛两人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阿尼西娅，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机会。跟我走，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对你不感兴趣，他们要逮捕的是拉扎尔。

他温柔而关切的声音让人大吃一惊。之前他让阿尼西娅跟他走的请求根本不是天真的幻想，而是一直都在这位特工的算计之中。他继续说道：

——接受我给你的意见，举报拉扎尔吧。我可以帮你撒谎，我能保护你。他们也是这个想法，就算你忠贞不渝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里奥的时间快用完了。阿尼西娅明白，不管她怎么看待里奥，里奥都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坚持自己的信念会让她一无所获。里奥的领导尼古拉·鲍里索夫朝他们走来。他四十来岁，身材仿佛上了年纪的举重运动员，虽然还强壮，但因为酗酒过度，皮肤已经松弛了。

——她合作吗？

里奥伸出手，用眼神恳求阿尼西娅把袋子交给他。

——给我？

但阿尼西娅却用叫喊来回答，尽可能大声地喊出来：

——拉扎尔！

尼古拉上前一步，用手背打了她一耳光。他对手下人喊道：

——行动！

有人带了斧头来砍教堂大门。里奥看到了阿尼西娅脸上的憎恨。尼古拉从她手里扯过了袋子。

——他一直想救你，你这不知悔改的婊子。

阿尼西娅身子前倾，在里奥耳边低声说道：

——你一厢情愿地认为最后我可能会爱上你，对吧？

特工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她拉了回去。阿尼西娅对里奥露出恶毒的笑容：

——今后也没有人会爱你。没有人！

里奥转身背对阿尼西娅，为她将要被带走而感到绝望。尼古拉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安慰他。

——她恐怕很难解释清楚自己不是叛徒。现在这样还要好些，对你来说要好些。还有很多女人，里奥，女人总是有的。

里奥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一次逮捕行动。

阿尼西娅错了。里奥得到了国家的爱。他不想得到一个叛徒的爱：那不是爱。欺骗和背叛是特工的手段，里奥有合法的权力来使用它们。他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背叛之上的。在成为MGB的特工之前，里奥是军人，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他明白了欺骗的极大必要性。就算是最可怕的事情，也可以用为最高利益服务的理由来解释。

里奥走进教堂。拉扎尔没有试图逃跑，而是跪在圣坛旁边祈祷，等待他的命运。一看到里奥，他那视死如归的气质便消失了。在明白发生什么事的那一瞬间，拉扎尔好像老了好几岁。

——马克西姆？

从他们认识以来，这是拉扎尔第一次向里奥寻求答案。